

论殷夫及其创作

凡 尼 著



2 039 7548 5

論 殷 夫 及 其 創 作

凡 尼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論殷夫及其創作

著 者 者 凡 尼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毫米1/32 印张：5 7/8 字数：118,000

1962年7月第1版

196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册

统一书号：10078·2013

定价：(九)0.64元

目 次

第一章 心灵的历程	1
一、殷夫的生平和时代	1
二、探索殷夫创作的一点说明	10
三、少年时期的作品	12
——觉醒了的歌唱	
四、《在死神未到之前》	16
——殷夫第一次被捕时在狱中写成的长诗	
五、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初的抒情诗创作(上)	24
——苦闷的探索时期	
六、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初的抒情诗创作(下)	54
——行进中的足印	
七、突进的讯号	68
第二章 暴风雨中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	75
——殷夫的小说随笔	
第三章 战斗的凯歌	89
——殷夫的红色鼓动诗	
一、红色鼓动诗的意义,以及它产生的 历史环境和条件	89
二、组诗《血字》及其它红色鼓动诗	108
——诅咒之歌,反抗之歌,战斗之歌	

三、无产階級战斗集体的形象·····	138
四、殷夫的紅色鼓动詩給予我們的启示·····	158
五、殷夫詩歌創作的艺术特色·····	167
結束語·····	178
后記 ·····	180

第一章 心灵的历程

我的生命，和許多这个时代中的智識者一样，是一个矛盾和交战的过程，啼，笑，悲，乐，兴奋，幻灭……一串正负的情感，划成我生命的曲线；这曲线在我诗歌中，显得十分明耀。

——殷夫：《〈孩儿塔〉上剝蝕的題記》

一、殷夫的生平和时代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夜半，一个年青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歌手，跟其他二十二个革命者一起，被国民党反劫派秘密謀杀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

他为什么被杀了？

多么美好的青春，多么美好的战斗的人生啊，刚刚开始呢，为什么、为什么就被罪恶的魔爪扼杀了？

他为什么被杀了？

因为他曾以火焰般的诗句去点燃无产阶级的革命之火；因为他揭示了革命的真理，预言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必然胜利；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诗人，而且更重要的，

他还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个英勇无畏的战斗者，所以敌人才害怕他的歌声——害怕他的“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的歌声（鲁迅语），他们才采用最残忍的、卑鄙下流的手段，来扼杀诗人年青的生命！

诗人倒下了！可是，倒下的仅仅是他的身躯，而他的燃烧着革命火焰的战斗诗篇，他的坚强的革命意志，他的勇猛的斗争精神，他的崇高的共产主义品德，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永远在鼓舞着我们前进！他用他光辉的生命，体现了他所崇敬的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里的精神。那是一首多么壮烈英豪的诗呵：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他是多么了解这首诗的意义呵！他曾经翻译了这首诗，然而这绝不是普通的翻译！语言的铿锵，气魄的雄健，以及那种对自己伟大的革命信仰坚定不移的执着态度，可以说是丰富了裴多菲的原诗的。他在翻译这首诗时，用自己鲜明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充实了它的意义，同时也表露了自己火热的战斗感情和崇高的心怀。

他自己正是这样做了。为了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他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用自己短促而光辉的生命，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和革命文学，写下了一篇永远发光的灿烂诗章！

他作了一个战斗者的偉大而崇高的典范。

他——就是殷夫同志。

殷夫，姓徐，在家名徐柏庭，讀書时名徐祖华。現在一般傳記所載的“原姓徐名白”，据考証，可能是殷夫后来从事于革命斗争及革命文学活动时所使用的化名之一，在他編輯党的地下刊物《列宁青年》时，很多政論文章就是用徐白的名字发表的。笔名除殷夫、徐白外，常用的还有白莽、文雄白、沙菲、洛夫等。

殷夫是浙江象山县大徐村人，一九〇九年端午节出生于一个中产家庭，家里原有三間小屋，没有什么田地。殷夫幼年时在家乡私塾里讀書，十二岁到象山城内进学校。他父亲是个医生，在殷夫念小学的第二年就逝世了。他有一个“异常慈善”并且特別关心他的母亲，她知道殷夫参加革命运动，且表現很活跃，她从来没有阻拦他，只常叮嚀他說：“一切你自己小心！”他还有一个好妹妹，是一个同情和支持他参加革命斗争的女孩子，当殷夫因进行革命活动而被他大哥軟禁期間，她會替殷夫与外边联系。在一九二九年写的《妹妹的蛋儿》一詩里，殷夫对她作了激情的贊頌。現在一般殷夫傳記都說殷夫有两个哥哥，都在南京做官，其实殷夫共有三个哥哥，大哥徐培根，曾留学德国，做过蒋介石的航空署长和南京总司令部的參謀处长等职，二哥徐兰庭，三哥徐文达。

殷夫是在他的大哥徐培根的照料下长成的，就这种家庭影响來說，无疑地对殷夫走向革命的道路是很不利的。从少年时代起，他的哥哥就对他进行“培植”工作，企图使他成为反

动統治的工具，用“荣誉”和“爵祿”来引誘他，送他进貴族化的学校学习，想使他接受剝削階級的思想影响，并严格地監視着他的思想行动；而另一方面，又用封建家庭的温情态度来籠絡詩人，想在感情上让詩人无条件地依皈于他。对于一个少年來說，这是一种多么危險的影响！

然而幸亏詩人生长在一个充滿着革命的疾风暴雨的时代，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潮流在浙江农村发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候，浙江农村里普遍地掀起了革命的浪潮，农村面貌正在迅速而急剧地变化着，在党的思想教育和影响下觉醒起来的农民，进行着英勇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当时的农村形势正如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里指出的：

很短的时间內，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驟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們将冲决一切束縛他們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将被他們葬入坟墓。^①

詩人处于这样的革命情緒日益高漲的乡村里，扩展了自己的眼界，对于他后来走向革命斗争的道路有着不可忽視的影响。这时候，少年时代的殷夫就已經开始独立地認識生活、观察生活和思索生活了。当然这种認識、观察和思索还不可

① 《毛澤东选集》，第1卷，第13頁。

能深刻，但是毕竟是看到了由于封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所必然引起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这一事实，动摇了他在家庭和社会上所受到的那些坏影响，从天真的幻想和追求引向了认识那个社会的罪恶与残酷的现实，一种无意识的反叛的意志在诗人内心里萌芽了。在少年时期的那一束无题的小诗《放脚时代的足印》里，我们感觉到了诗人在深沉的失望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种对黑暗现实的否定情绪，在那些小诗里，诗人的笔触所接触到的，是那个没有欢乐、没有希望、没有爱的黑暗罪恶的现实社会，这一切，引起了他内心的矛盾和斗争。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低落下来以后，黑暗和恐怖的阴云依然沉重地压在人民头顶，由于殷夫当时基本上还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来认识现实和观察现实的，所以对革命的力量和黑暗社会的本质还认识不足，因此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诗人跌入了更深沉的幻灭和失望中，一方面抒发着对罪恶社会的诅咒，另一方面以自己孤独的反抗心境来对抗现实，这两种情绪在诗人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所写的抒情诗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

正当诗人处在这种痛苦的探索和彷徨之中时，党挽救了他，引导他走向了战斗的、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道路。诗人一九二九年离开同济大学，开始职业的革命活动，这正是—一个前进的起点。从这时候起，诗人开始大踏步地向着党所指引的道路迈进。他的思想感情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受到了严重的磨炼，他参加了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他不知疲倦地为这个人类最壮丽崇高的解放事业忙碌着，在斗争中，他深切地体

驗了工人階級的優秀品質和不屈的鬥爭精神，體驗了黨的正確與偉大，體驗了革命的真理，也從這時候起，戰鬥和創作在他身上體現了高度的統一，創作這才成為他所從事的革命活動的一部分。一九二九年，直至他為革命獻出他的生命的這一時期，是詩人創作的爆發期，也是他的思想和藝術技巧的日趨成熟期。他寫下了很多配合黨在當時的政治任務的政治鼓動詩，這一束光輝燦爛的戰鬥詩章主要發表在他所參加編輯的秘密發行的刊物——《列寧青年》上，這些政治鼓動詩的發表和流傳，對當時的工人運動起了鼓舞和推動作用，同時，在當時的詩壇上也具有重大的意義。

在這些詩里，詩人以無產階級巨大的、英偉的形象來代替自己過去的孤獨的反抗者的形象了，一種對革命、對鬥爭的必勝信念開始在詩人內心裡形成了，詩人對舊社會的反抗思想和意志由於與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得到了結合，而表現得更其堅定和鮮明，舊的一切影響在黨的思想光輝和實際的鬥爭中逐漸驅散了，詩人成長為一個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了。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殷夫即加入了這個在黨的直接領導下的革命作家和進步作家的組織，並經常在百忙中為左聯刊物《萌芽》、《拓荒者》、《巴爾底山》寫稿，大都是詩，偶爾也寫小說和隨筆。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殷夫與左聯另外四個革命作家（李偉森、柔石、胡也頻、馮鏗）一同被捕。他是在光榮地出席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的盛典歸來後被捕的。二月七日，被害於上海龍華。

詩人壯烈地走完了他短促的一生。他為黨、為無產階級

的革命事业和革命文学、为劳动人民，贡献了他所能贡献的一切，他用他对党、对革命事业、对劳动人民无限的忠诚，在这短短的一生里，完成了自己光辉的人格。

他的生命将永远绽放出英雄的火花！

他的创作据一般般夫传记所载，计有诗集《孩儿塔》，《伏尔加的黑浪》，《一百〇七个》；另外还有《诗集》（里面包括一部分译诗）、小说随笔集《母亲》等。然而这些作品都可能仅仅是手稿，没有正式出版过，所以在他遇难后，这些作品的很大部分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搜去了。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当时刊物上的一些零星篇章，和被鲁迅先生保留下来的《孩儿塔》手稿了。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他遗留下来的作品里，清晰地看到诗人政治上的成长和创作上的发展过程，看到诗人走向真理，走向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光灿道路。

早在一九三一年，鲁迅先生在一篇纪念左联五烈士的文章里，就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①

①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第4卷，第221页。

今天，当我们来探讨殷夫的一生，重读他的作品时，不能不怀着深深的崇敬想起诗人短促的、但却光芒四射的生活历程，想起那个艰难困苦的时代。

当殷夫开始投身于革命运动，开始以他的诗篇献给这壮丽的事业时，遭遇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时代：从一九二七年公开叛变了革命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建立起了对全国人民的血腥统治；这时更疯狂的压制和迫害革命力量。由于实施法西斯屠杀政策的结果，整个中国都弥漫着白色恐怖的乌云，一切正直的声音都遭到扼杀。鲁迅先生有过一段极沉痛的愤怒的话，可以说是很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黑暗现实的：

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是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①

从鲁迅先生的这段蘸着血泪写下的文字里，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得到当时的黑暗政治局面。

然而正在这时候，在党的领导下，民主运动和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却因进一步地认识了反动派的真面目而更蓬勃地开展起来。也正在这时候，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在敌人的诬蔑与摧残下成长、壮大起来了，而且一开始就以刚强的战斗姿态出现在文坛上，成了无产阶级进行

① 《写于深夜里》。《鲁迅全集》，第6卷，第409、410页。

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

周揚同志曾經指出：“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每当阶级斗争形势发生急骤的变化，就可以在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它的征兆。”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抒写着革命的主题，歌颂着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真正地做了那个时代的“风雨表”。我们由这个“风雨表”上所看到的征兆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已经以一个铁的巨人的姿态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而他们斗争的胜利曙光，已经出现在并不遥远的前面。……

虽然从事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活动的作家，主要是革命的知識分子，然而因为他们接受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受到了党的教育，并且其中一些人还参加了不同程度的实际革命斗争，投身于工人运动，把自己的命运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的作品是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劳动人民的要求、力量和意志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他们和劳动人民一同受难和战斗，经受了严重的考验，在党的教育和引导下，“意识到自己的前驱使命，便首先发出了战叫”。正因为这样，尽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它发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了敌人的疯狂迫害，然而因为它是“革命的广大劳苦大众的”文学，因为它“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因而，它是永远扼杀不了的，而只要“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②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一朵革命的紅花，无数年青的、有才华的同志，用了自己的鮮血和生命来灌溉它，使它具有永不雕

謝的生命。

殷夫——作为一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前驅者，他的大部分作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瑰宝之一，从他的作品里，我們可以看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鮮明党性和战斗特征，看到它們在那个时代所起的巨大作用。

二、探索殷夫創作的一点說明

从一个平凡的詩人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殷夫走过了一段艰苦的道路。对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的那些艰难地探索真理、追求革命、最后在党的教育和引导下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光輝的生命的知識分子來說，这也是典型的道路。

当我們对詩人所走过的道路来一个总的考察时，不难发觉，殷夫并不是一开始就以自覺的革命者的姿态出現的。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識的局限，使他对当时的现实社会产生一种消极失望情緒，这种情緒在詩人还没有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去經受磨炼之前，曾一度縈繞着他的心境，因而，在他的心里是曾經泛起过消沉与感伤的波紋的，只是在經過党的教育和斗争的磨炼之后，他的心里才掀起了热望毁灭

① 周揚：《文艺战线上的一場大辯論》。

② 魯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驅的血》。《魯迅全集》，第4卷，第222頁。

旧社会和反动统治者的滔天巨浪，他才唱出了响彻云霄的战斗呼号。

般夫真正的创作生涯是短暂的，只有两三年光景。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段非常短促的时间里，诗人对现实的态度和他跟黑暗社会战斗的方式，是在迅速地变动和发展着的。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诗人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如其要探索般夫的创作发展道路和他思想感情变化的历程，那就不能不从这方面着手。因此，只有全面深入地从政治上探索他思想与创作的这一变动和发展的情况，才能让读者清晰地看到和了解般夫从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进为无产阶级杰出的革命战士和歌手的成长过程。

探索和考察这个过程的意义还在于：般夫可以说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时期内，进步的知識青年怎样由幻灭的苦闷、热烈的追求和想望，終至认识了真理，从而在党的思想光辉照耀下毅然地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去的典型；而作为诗人的般夫，这个过程在他的创作里留下了鲜明的痕迹。

就般夫留给我们的这些不齐全的创作里，我想，我们是可大略地把它們分为两个阶段来考察与分析的，即以一九二九年般夫离开同济大学为界线，分为前后两期。

这样来分述，除了論述的方便和系統性以外，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在，那就是一九二九年是般夫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是他对自己原来所隶属的阶级的最后叛逆的起点，也是他从事职业的革命活动、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去的起点。这一转折，使他迅速地成长为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和战斗歌手，写下了那一束被人们誉为“紅色鼓动

詩”的光輝的战斗詩章。

但是，这样的分界綫也不是絕對的，有时候，我們也不能不越出这个分界綫；尤其是分析詩人一九二九年所写的某些抒情詩时，更不能不联系起来談。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告訴我們，在事物发展的程序中，不同的阶段之間是有着质的区別的，但正是由于这不同的阶段是同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因此，它們之間有着一定的內在联系，我們也不應該在同一事物的不同阶段之間划上僵死的、凝固的界限。因此，我們在分析般夫的某些情緒較复杂的作品时，不應該把它們孤立起来进行考察。例如在同一时期（一九二九年），詩人写了象組詩《血字》、《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等雄偉的战斗詩篇，也写了象《寂寞的人》、《給林林》这样情緒低沉的、略带伤感色調的詩篇。所以，在分析詩人后期的某些带有不健康傾向的詩篇时，如果忽略了詩人感情上的某些与过去的联系、忽略了当时的客觀环境、忽略了当时詩人的生活遭遇，而只局限在这些詩的本身去寻求意义，那是不全面、不切实的。

三、少年时期的作品

——觉醒了歌唱

般夫是早熟的。还是在少年时期，他就已經以一顆敏感的心去感受那个时代。《放脚时代的足印》里的几首小詩，就是詩人十五六岁时的作品。当时詩人由于种种局限，較多的看到了时代的黑暗面，較多的带着虛无的眼光去注視那个时代